



# 少年时的你

□李俊涛

20世纪80年代,我在鄂陵的一个小镇上度过了少年时光。

初中时,班上来自农村的同学有的开始谈婚论嫁,其中一个男生和一个叫桂花的女子订了婚。班上一个同学知道了这事,全班同学就都知道了。刚好那会儿语文课学到了王维的《鸟鸣涧》。朗读时,我们一起提高声音,故意把一首意境静谧的诗歌读得声势磅礴: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有几个男生读完还装作一脸苦恼地念叨:“我怎么就记不住呢?不行,我还得再读几遍。”语文老师很诧异,不明白我们为什么突然对这首诗这么来劲。那个订婚的男生坐在座位上,又急又气,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脸憋得通红。

班上有一个男生叫楚国有,他倒是没人订婚。可是,班上一个女生订婚了,她的订婚对象也叫楚国有,跟我们班的楚国有同名同姓。班上同学开始起哄,那个女生一见楚国有就羞得低头快走,两颊绯红,没过多久,她就退学了。

听人说,那个楚国有和我们班上的楚国有一个村,可他长得不如我们班上的楚国有齐整。我们班上的楚国有有浓眉大眼,话不多,笑容质朴,身体很结实,喜欢穿军装,沉稳有力。我们起哄时,他不说话,也不笑,仿佛笑了就是占了班上那个女生和村里那个楚国有的便宜。

楚国有学习很努力,他想走出农村。但是,乡镇中学的教学质量就那

样,学校每年考上中专、师范或者高中的寥寥几人。到了初三,以他的成绩,似乎考上高中或者中专的希望都不大。每次谈到这个话题,他都很沉默,有时会扯扯身上的军装说:“其实我更想去当兵。”

毕业的时刻很快就到了,我们照了一张合影后便各奔东西,不少人踏入了社会,开始为生计奔波。多年以后,我在许昌偶遇当年班上的一个同学,他在许昌偶遇当年班上的一个同学,说起了老同学。我们很快就说到了楚国有,这个同学和楚国有一个村,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楚国有成了烈士!”

楚国有告别了这个世界,成了烈士!我来不及为他骄傲,涌上心头的是震惊和难过。初中毕业后,我就再没有见过楚国有,可他的面容立刻在我眼前浮现出来,还是当年那个少年,表情坚毅,无声地憨憨一笑。

楚国有比我大两岁,初中毕业后很快就到了参军的年龄。身体素质出色的他顺利入伍,到离家不远的商丘当了消防兵。当地一家商场发生了火灾,楚国有参加了灭火救援。火势很大,楚国有和战友们一边救火,一边往外救人。大火扑灭了,群众都救了出来,楚国有最后一个离开火灾现场,就在他快要走出商场时,经过烈火焚烧和冷水浇灌的商场突然坍塌,他被砸进里面。战友们哭着进行救援,找到楚国有时,他已经停止了呼吸,一身尘土,满面黧黑。

楚国有被相关部门褒扬为烈士,他的忠骨埋在当地的烈士陵园,墓碑上有他青春英俊的面孔。我的同学,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美好的年纪,

他还没有结婚,生命中太多的美好还没来得及及拥有。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我已人到中年,因为一次采风活动,第一次走近消防队员这个群体。消防队从干部到队员,全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我们采风时正值夏天,他们穿着蓝色的圆领短袖和短裤,都很瘦,是身形健美的瘦。如今,很难在别的地方集中看到这么多瘦人了。

采访消防队员很难。一方面是他们很忙。当班时警情不断,火灾不多,救援任务繁重,内容五花八门,落水的、跳楼的、因交通事故卡在车里出不来的、小男孩脑袋伸进栏杆出不来的、戒指从手上取不下来的、马蜂蜇人的……话还没说两句,警铃一响,一道蓝影闪过,他们瞬间就从我眼前消失了,一分钟之内从短袖短裤变成了全副武装,坐上车,风驰电掣冲出了消防队的大门。另一方面,他们都不健谈。消防队实行军事化管理,除了出警,他们很少有机会走出消防队的大门,与社会交流很少,同伴之间估计话也说了。消防队的生活是紧张充实的,也是单调枯燥的。训练场上,小伙子们生龙活虎,拎着沉重的水带疾步如飞,徒手爬楼、云梯爬楼、爬绳时杂技演员一样身手矫健,个个自信果敢。但是,坐到我面前,他们就变成了羞羞的大男孩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说不知道说什么。干部也没啥话说,两个主管,一个队长,一个政委,和队员们一样,平日每天都待在队里,周末要轮流值班,他们也像那些二十来岁的小伙子一样瘦,胖在这个群体里是一件压

力特别大的事情。

我在采访的最后一天见到了陈亮,一个帅气的湖南小伙子。他快30岁了,首次服役期满后3次主动申请延期,明年就要退役了。我问他为什么一次次申请延期,他说喜欢这个职业,虽然家里一直催着他回去成家立业。陈亮在鄂陵工作过一年多,我问他工作中有没有恐惧的时刻,他想了想说:“在鄂陵时井下救援比较多,我一个人在井下的时候,会在某一瞬间特别害怕。”

鄂陵位于豫东大平原,沃野千里,田地中用于灌溉的水井很多,人落井的事故时有发生,以老人和孩子居多。落井救援一般是投绳下去,让井下的人自己绑住自己,然后拉上来。但是,如果落水者体力不支或者由于惊吓过度无法绑住自己,就得由消防员下去把他们拉上来。很多井口都很窄,消防员要倒立着下去。一个消防班组里设置有不同的岗位,包括指挥员、通讯员、一号战斗员、二号战斗员、三号战斗员,救援时一号战斗员先上。一号战斗员通常由经验丰富、沉着冷静、业务精湛的老兵担任,陈亮当了很多年的一号战斗员。被困住的陈亮,头向下一点一点向井底行进。井水分活水和死水两种,与地下径流相连的活水氧气丰富,死水则有可能缺氧。陈亮说快要接近水面时,他会突然特别恐慌,密闭环境的压迫,落水人的死活,会在一瞬间让他感觉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陈亮救出过活人,也捞出过死人,出井后他的脑袋嗡嗡响,因为长时间的倒立,也因为井下巨大的压力。

陈亮说起了入伍以来印象最深的一次消防救援。2019年5月中旬的一天,黎明时分,107国道南石庄村附近,一辆满载化学品的罐车与一辆载着30吨汽油的油罐车追尾,前方油罐车起火,火势迅速蔓延,两车随时都有爆炸危险。消防队接警赶到现场时,油罐车已处于猛烈燃烧阶段,火焰冲起10多米高,浓烟弥漫,空气仿佛凝结了一般,爆炸的危险随时可能来临。4个小时之后,大火被扑灭。陈亮说:“在现场时忙着救援,回到队里脱下消防服后,我突然有一种又活了一次的感觉。我想起那些在消防救援中牺牲的战友,他们肯定是来不及想什么,就在无法预知未来的瞬间献出了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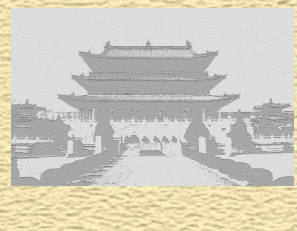
我听完感觉心像被针扎了一下。“你知道楚国有吗?我们是同学。”我试着问陈亮。

“知道,他是我们的前辈,是烈士。我在鄂陵时,和队里的领导一起去看望过他的父母,队里每年都去看望。看望两位老人时,他们见了我们高兴,想起牺牲的楚国有,又要难过一阵子。”陈亮说完沉默了。

一晃30年了,我没想到30年后又一次听到了楚国有的名字,他战斗过的那个群体永远铭记着他,他少年时的同学也铭记着他。在微信群里,身处天南海北的同学聚在一起,我们又说起了楚国有,说他如果还活着,也会像我们一样结婚生子,过着平凡幸福的日子。

楚国有,我亲爱的同学,同学们想起的永远是你少年时微笑的脸。我们为你骄傲,我们想念少年时的你。

总第一三七〇期



# 期盼

□白红超

盛世欲来快鞭挥,马首是瞻奋蹄追。顶层设计绘蓝图,我辈展翅御风飞。二〇三五指日待,国富民强众望归。

# 冬雨

□鲁珉

春雨淋湿了山野  
夏雨带来了清凉  
秋雨掠过了金黄  
只有冬雨  
带来深深的清寒  
雨在冬季  
洒落在北方  
便成了雪  
飘落在江南  
多是雨

冬天的雨  
不像春雨  
会裹挟着春风  
不像夏雨  
常常伴着狂风  
不像秋雨  
可以淋湿  
一季的希望  
很多时候  
冬雨总是  
不自觉地来  
悄悄地  
飘进你的心里

# 冬天来了

□王晓阳

当午后的阳光  
照在身上  
没有了  
从前的热情  
当田野的风  
吹过指尖  
没有了  
旧时的温柔  
当村庄的稻草  
堆上残碎的白霜  
她告诉我  
冬天来了

当枇杷开出一树繁花  
没有春天蜂蝶的厚待  
当瓜藤蜷缩在墙角  
没有夏天的  
浓绿热烈  
当河床上裸露石头  
没有初秋饱满奔放  
她告诉我  
冬天来了

我知道  
远在千里之外  
母亲在收割芦苇  
编织一地阳光  
父亲守着棋盘  
指挥千军万马  
一缕炊烟  
袅袅地伸展身子  
在空中挥笔  
写下乡愁

# 难忘那盘炒梅豆角

□鸥鸟

今天,我们的味蕾已相当迟钝,很多本应令人垂涎欲滴的美味佳肴也勾起日渐退化的食欲,所以每到饭点,做啥饭吃啥饭就成了一个令人头疼的问题。

做啥饭难下决心,买啥菜也照样犯踌躇。鸡鸭鱼肉等肥甘厚味就不消说了,就时令小菜吧,在菜市场转来转去,眼睛从各类蔬菜上推拉摇移,却很难把眼前的蔬菜和盘中餐联系在一起。正在拿不定主意的时候,忽然看到路边有位老太太在卖梅豆角,不是那种肉很厚、片很大青紫色的,而是我印象中那种薄薄的青白色的,用我的话来说——本地梅豆角。于是,我赶紧买了2斤,又买了两个带着翠绿色萝卜缨青多白少的白萝卜,为的就是做萝卜丝炒梅豆角。

回到家,我将萝卜洗干净,梅豆角

择好。所谓择梅豆角就是用手摘掉上下两头的角,撕去边缘的筋丝。择好的梅豆角切成均匀的细丝,配上青红椒、葱姜蒜,然后就可以入锅炒了。我的操作步骤是热锅凉油,先煸葱姜蒜,再放青红椒,然后是萝卜丝,最后才是主角——梅豆角丝。当然,生抽、蚝油、料酒也是我的必备。几个貌似专业的颠锅动作之后,一盘带着秋天清香气息的炒梅豆角丝就算大功告成了。如果再配上用整子烙的烙馍,那就是锦上添花了。卷好的烙馍,咬上一口,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被唤醒的味蕾一下子就把我带回到30多年前。

20世纪80年代,我正在一所乡村高中读书。顾名思义,乡村高中里几乎全是农家子弟,偶有几个教师子女。既然是在乡村高中上学,经济条件都不太好,所以学校绝无拼爹和炫富现象,大家的目的都很单纯——好好学习,跳出农门。

那时,我们学校是寄宿制,周日晚上到校,周六下午回家。回家干什么?一是换洗衣服,二是补充给养。何谓补充给养?就是带酱豆和咸菜。因为学校一日三餐,只提供很黄的碱面馒头和黄色的蒸馒头水,其他一概没有,所以能让我们这些贫穷学子下馒头的菜就只有妈妈亲手做的酱豆和咸菜了。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在学校把馒头有滋有味地吃下去,每个妈妈都有制作酱豆和咸菜的独门绝技。

但是,妈妈们用来装酱豆和咸菜的瓶子总是太小,而每周的日子又总是太长,加上又都是正能吃的年纪,所以总是还没挨到周三,同学们的瓶子就已经见底了。剩下的日子怎么办呢?同学们很快就想出了对策,买包红辣椒粉,加点盐,用蒸馒头水一冲,自制的辣椒酱就成了,用来蘸馒头吃,也能一顿干掉两三个馒头。

那一盘人间美味炒梅豆角就是在

这种环境下诞生的。一天中午,我和另两位同学吃过了馒头蘸辣椒酱去学校外散步。我们是乡村高中,翻出低矮的学校院墙就是美丽的乡间小路。那时正是深秋,风冷叶落,秋意正浓。走着走着,我看见路边有几棵梅豆角,结得是又多又大,青白色的薄皮梅豆角,上面还有一层细细的绒毛。记得妈妈说过,梅豆角是天气越冷结得越多,果然,她说的一点不错。在“三月不知菜味”的我们眼里,那些青白脆嫩的梅豆角变得异常美丽动人。二话不说,我们七手八脚摘起来,脱下衣服卷着,一路小跑着回到学校。

跑到学校食堂,我们把梅豆角一股脑儿倒在做饭的大师傅面前。大师傅喜出望外,只说了四个字:“恁们等着!”我们顿时受宠若惊,嘴里嚼着口水,帮着大师傅择梅豆角。择完洗干净,大师傅切丝,捅开煤火架上炒锅,放油——爆炒——猛火爆炒。这都是

令人心跳加速、迫不及待的场面啊。很快,一股美好的令人终生难忘的香气扑鼻而来,梅豆角炒好了。

大师傅没有亏待我们,给我们三人都盛了一小盘炒梅豆角,又免费给了我们每人两个馒头。虽然除了油盐啥都没有,虽然我们已经吃过午饭,可我们仍然认为,这是我们吃过的最美味东西。梅豆角入口的感觉,那是几乎要把舌头都能咬下来嚼嚼的紧张与慌乱。风卷残云、回味无穷、心满意足、此生无悔……我都不知道该用什么词来形容这盘炒梅豆角给我带来的愉悦了,反正就是差点连盘子都吞进肚子里。

从此,炒梅豆角成了我最喜爱的一道菜。尽管今天再炒梅豆角会放多种调料,却远远不及当年的那一小盘带给我从视觉、嗅觉、味觉到整个身心的强烈冲击。

# 过奶奶的萝卜

□苏牧

小区附近的便道上有一个小菜摊儿,说它小是因为这个摊儿只卖萝卜。用摊主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自家的一亩三分地儿只种萝卜,收多少卖多少,从来不到菜市场批发去。一年四季,什么青萝卜、白萝卜、胡萝卜、紫萝卜……到什么季节卖什么萝卜。”

摊主是位老太太,姓过,大家都叫她过奶奶。这位满头银发的老太太性格随和,一说话总是笑呵呵的,

无论春夏秋冬都端着一个茶壶。她住在小区里的儿子家,为的是每天替小两口儿接送孩子。过奶奶的老伴儿每天都从五六里地外的近郊送来萝卜,也就那么几十斤的样子。每天都是在固定的时间,上午九点左右,在中青年人上班去了的时候,过奶奶骑着一辆小三轮车,不紧不慢地从小区里蹬出来,找到自己向阳的固定的地方停下。她的车一到,马上就会呼啦啦围上一大帮婶子大娘。大家都是熟人熟脸,价格自然也就一清二楚,一般也就半个小时左

右,过奶奶的萝卜肯定能卖完,她便唱着小曲打道回府,给儿子收拾屋子、准备饭菜。下午,等待她的就是接孙子的重任。所以您要是来晚了,就只好等到明天再买萝卜了。

过奶奶卖的青萝卜俗称“水果萝卜”,皮薄肉细、脆嫩多汁、色泽诱人、味道甜美,形状端正顺眼,就像懂行的大家伙说的:小头心、平肩膀、圆屁股、小尾巴。附近的居民都说,能买到过奶奶的萝卜也是挺不容易的一件事,因此好多人都要预约,就是为了吃上一口好萝卜。

过奶奶卖萝卜从来不用秤称,一律论堆儿卖。秋冬季节最具魅力的青萝卜,脆甜、爽口不说,绝对没有糠心和辣气的。过奶奶常说他们家三代种萝卜,她的老伴儿从年轻时就给自己时的生产队种萝卜,分到户后自己种、自己吃,慢慢掌握了不少窍门,比如土好水好、农时掌握好、人坑储藏好等。这几年,他们老两口儿为了找点事儿做,才一个负责种和送,一个负责卖,也算是老有所乐吧。

我们这个小区的老百姓真是幸运,春天能吃上带萝卜缨的水灵灵的

胡萝卜,夏天能吃上补血养气的心里美萝卜,白萝卜可以做萝卜条,早萝卜做丸子最好吃。当然,秋冬季节,赛过鸭梨的青萝卜怎么吃都好吃。相声大师马三立先生在《偏方》里说过:萝卜就热茶,气得大夫满街爬。说的就是吃萝卜的妙处。青萝卜不仅营养价值高,而且有消食顺气、生津止渴、清痰解表的功效,既能做菜,又能当水果吃。

一年四季能够吃上过奶奶的各色萝卜,实在是一件美事。

